

# 大 李 子

张 军

(一)

我妈叫大李子。大李子就是我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李子成了母亲的别称。只要是同辈人，不管年长年少，是男是女，都管母亲叫大李子。所以大院的人，男女老幼，一提大李子就知道是说的我妈。我妈姓李不假，但为啥不叫小李子，或者叫老李，李姐，李大姐，大李，哪怕直呼其名呢，非要叫大李子，咋一听起来感觉像是部队里给一个个子比较大的憨憨的新兵起的名呢？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称呼，一个不熟悉的人冷不丁还分不清这人是男是女的词儿，一直伴随着母亲。

那年头在大院的家属里母亲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从父亲那儿论，与他资历职务相当的战友同事的家属中，母亲不仅比较年轻，甚至还是最年轻的之一呢。母亲随父亲从省城到阜新工作时才 20 多岁，生我那年 25 岁，我是老三，你说年轻不？所以从年龄上论，肯定不能称其为大。父亲虽然有一定资历，打过小日本，但大院里资历比他老的，职务级别比他高的，还真不少，当年还有几个老红军呢。所以母亲在大院家属中远远排不到大。就是个头还有点论头。母亲 163，在女性中应该是标准身高，那年头不算矮了，但印象中也有

几个阿姨比母亲高，所以从个头上论也有点牵强。现在，母亲一晃都过世十年了，大院的叔叔阿姨们健在的也不多了，看来很难有人把这事儿说得清了。

但这个问题一直或隐或现的在我脑中萦绕，虽然这很难算是一个问题。可能有人会问，不就一个称呼吗，至于吗。母亲在世时真没往这儿琢磨，要琢磨早就问她了。随着年龄渐长，回忆母亲的时候渐多，这个问题才慢慢成为问题了。特别是这几天，想给母亲写几个字，写点啥呢？这个词突然蹦了出来，对，“大李子！”

大李子身材匀称，瓜子脸，年轻时留两条长辫，虽不算特别漂亮，但标致清秀，浑身上下透着优雅和亲切。也可能因为比较苗条，显得个头高吧，大伙儿才这样叫她？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但也不全是，嗯，不全是。

## (二)

大李子特别知足。为她嫁了父亲这个“大女婿”！父亲大母亲十岁，所以母亲山西老家的人都说，拉荣（母亲的小名）找了个大女婿。那年头这样的婚姻不稀奇。父辈们战争年代就忙着干革命打倒蒋介石了，哪有功夫娶媳妇呀。等到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年龄也普遍偏大了，同龄人该嫁的早都嫁了，只能找年龄小些的了。再说那时军人地位高啊，吃香啊，待遇好啊，年轻姑娘们择偶的首选啊。所以母亲嫁给父亲，按那时的标准，应该是寻了一门好亲。但母亲知足

远不止是因为找了个军人做丈夫，更主要的是两个人感情好，而且好了一辈子！父亲对母亲好，亲朋好友都能感觉到。母亲说，父亲从没嫌弃过她。母亲虽出身书香门第，但俩人相识时已家道中落，而且无父无母，算是孤儿吧，与一个哥哥相依为命。因为家穷，为谋出路，到城市投奔亲属不久，是一名纺织女工，还一身的土气呢，和省会的城里姑娘洋学生们简直没法比。小时在家念了几年私塾——山西省解放前就推行义务教育了，档案文化程度一栏填“高小”都有造假的嫌疑呢；虽然在工厂的夜校里兼职当教师，负责女工们的扫盲，但也很难说有多少文化。农村孩子，出来混没几天，没啥规矩，也不懂怎么持家。可父亲就相中了母亲！你说怪不怪。那时父亲在石家庄高级步校——我军的一所著名的中级指挥院校学习，连文化带军事学了好几年，大尉军衔，营级干部，虽然长的有点老相，但架不住一身戎装，上下透着成熟英武啊，而且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呢。据说在一众姑娘中，母亲是竞争力最弱的，其他又是女学生又是女干部的。土气，没文化，贫穷，孤苦伶仃，身体也不太好，都让母亲摊上了。出身大户人家有啥用啊，不顶吃不顶穿的。也不知父亲身上哪根弦断了，怎么就相中了母亲呢？这事我现在也想不通。是啊，按一般的常理，父亲完全可以选一个家境、条件更好更相当的。可爱情怎么能用常理来衡量呢！

让母亲知足的，不仅是父亲从没有嫌弃过母亲，而是对

母亲特别好。怎么个好法呢？母亲常念叨，说你爸呀啥都教我，那时我啥也不懂呀从农村出来，接人待物啊，穿衣打扮啊，说话办事啊，文化知识啊，操持家务呀，等等，手把手教我。我就纳了闷了，父亲咋知道这么多呢，他从小就在村里的儿童团混——冀中的抗日斗争组织的好啊，十六岁就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除了儿时念过几年私塾，也没机会学多少知识啊；一行武出身，净打仗了，怎么懂得这么多东西呢？依我看啊，也不是懂的有多多，可能主要是阅历多，见识多。你想啊，认识母亲时都参加革命十多年了，多年战争环境的考验，带兵打仗的磨炼，多少次生与死的擦肩而过...这些都让父亲比一般人要成熟些，老练些。这样的人生磨砺怎么能是和平时期的平常人生可比的呢！所以，父亲肯定和母亲认识的人不大一样，甚至应该是很大的不同。母亲了解、认识的人里，村子里的乡亲，厂子里的工友，应该没有和父亲经历相似相近的人。因此，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懂得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是革命道理，不仅是生活知识，也不仅是人生经验。这些都是她不懂的，想不到的，甚至是深奥的，但更主要的很可能是父亲给她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世界，甚至可能颠覆了母亲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对理想的认识。也可能母亲在认识父亲之前根本就没想过人生、理想之类的问题，吃饱穿暖甚至可能是生活的全部追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对父亲知足一生崇拜一生忠诚一

生爱慕一生的深层原因。更别说父亲还是一个挺有品位甚至有点新潮的人呢。印象中家里自行车、收音机、照像机、缝纫机一应俱全，都是飞鸽、红旗、蝴蝶这些名牌；70年代末家里就经常聚一堆小孩围着看电视节目了，还是20寸的波兰产品呢。都说当兵的粗鲁暴躁武断没文化不浪漫，咋在父亲身上找不到这些东东呢？至少在母亲的眼里，父亲不是那样的人。从这点看，母亲很幸运！

父亲对母亲好，我猜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大胖小子。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所以从老一辈人普遍传统观念比较深来推测，母亲的这个功绩应该相当于家族的功臣，特别是后来又添了个女孩，就更圆满了，简直想啥来啥。父亲儿女双全，三子一女，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组合了，你说能不满意，能不得意，能不对母亲好吗？母亲即使有点小毛病，诸如脾气有些急躁，不太善长理家，照顾父亲不细心等等小问题也就忽略不计可以原谅了。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说过，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我套用一下，家庭功臣的母亲也是不受责备的。

让母亲知足的，还有她的四个儿女。这是她的命根子，也是她最宝贵的财富。当然了，哪家的儿女不是父母的命根子呢。和所有母亲一样，她的一生，显然也是为这几个儿女而活的。这几个儿女还真挺争气，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家大业，但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健

康完整、和谐共进。特别是都延续、传承了朴实、诚信、正直、乐观的家族风气和特征。几十年来，不管是风光显达，还是濒临困境，从没有高声大喊，也未曾低声下气，更没有歪风邪气，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因此，母亲对这几个儿女是满意的，知足的，特别是得到老邻居老姐妹们的肯定评价和赞赏、褒奖语言时，母亲虽然嘴里谦虚着，但内心一定是满足的，幸福的，甚至一定还会有强忍着才能按捺住的小小的得意呢。

母亲知足，但言谈举止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我的感受和推测。在我的印象里，母亲自尊、要强、真诚、纯朴，但不属于虚荣心强那种女人，也没人对母亲有过这方面的评价，至少在陪伴母亲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就有一次，让我明显感受到了母亲的知足。那是在母亲病危住院的时候，当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但在和儿女们唠过去的事时，母亲的脸上突然泛起了久违的光亮，断续着说的几句话，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说，“儿啊，你家媳妇当过官太太，可是妈妈年轻时也风光过呢。妈妈 25 岁时你爸就是少校，就是团职干部了，在大院和你爸职务级别相当的家属里就属妈妈年轻呢。”言语中透着骄傲、自豪、满足，还有些许的得意。是啊，谁没曾年轻过呢？谁的人生没曾有过闪光的瞬间、得意的时候、风光的场面呢！

(三)

大李子特别要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积极呀，母亲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大院的家属们组成了这个队那个队，但那时年纪小，有点印象的就两个：宣传队和捡煤队。宣传队不少家属都参加了，主要是样板戏、快板书、大合唱啥的。没听说母亲有啥音乐细胞，因此样板戏肯定没她的份。快板书需要打快板，有技术含量，也没看母亲练过，估计也和母亲无关。这样算来，也就合唱了。我还记着家里有几张家属们排列好的集体照片，都剪短发，穿着小翻领的衣服，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那时人们照相的标配，面带微笑，一个姿势，一个紧挨一个的，非常整齐，应该是参加排练或演出前后的合影。母亲一脸清秀，印象中是家属里面最好看最年轻的，站在中间，挺庄重、自豪、充实、向往的感觉。现在想来，一定是错觉，应该是空洞、迷惘，甚至有些愚昧。你想呀，那时的人们多疯狂呀，都没有了自我，扭曲了人性，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宣传队应该是到处参加比赛呀、汇演呀，估计也偶尔给院里的军人们、孩子们表演一下，要不母亲咋忙的顾不上家，孩子们经常放学回家没饭吃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捡煤队我印象深，母亲最积极了。这也不是我亲眼所见，听别人说的。说母亲天天和家属们坐着解放运输车，迎着朝露去，望着落日回，兴高采烈，一路欢笑一路歌，也不知道有啥高兴的。我就不明白，上矸子山——好煤淘汰下来的，

藏有煤块的，人工堆起来的石头山——有啥高兴的？都是石灰，上山一身黑土，回来都一个样，分不出是谁，累的要死，但就是高兴。母亲最积极，下车就往山上冲，不停的劳动，捡的煤最多。因为母亲的表现，组织上任命她当了副队长——这是对母亲最大的肯定，她应该是满足的，也是对她最大的激励。现在想来，副队长不就是给干活最多，最能干的人预备的吗？那个人就是我母亲。我相信母亲一定是表现最好的，因为母亲就是这样简单质朴的人，毫无心机的人，不会偷懒的人，容易忘我的人。这一点妹子象母亲。

就因为母亲忘我，冲锋，拚命，有相当长一个时期——估计就是在捡煤队工作的时期——母亲家里都顾不上了，早去晚归的，也顾不上啊。所以后来亲友们就说父亲身体不好、中年早逝，和母亲那段时间照顾不周有关。依我看，可能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父亲积劳成疾，久病不治，据说还有些治疗过度，诊治偏差。可父亲支持母亲干革命呀——那年代有几个不支持的，特别父亲还是个革命干部，肯定支持，再说不支持也不行呀。母亲晚年回忆时，对那段日子的表现很后悔，总怨自己年轻时太傻，就知道要强，表现，冲锋，把家都忘了。

母亲积极也不止是因为特殊年代的普遍状态，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母亲希望自己快速成长，尽快缩短与父亲的差距，能够配得上父亲。当然年龄、职务和个头差距是



缩不短了，但是政治上、思想上可以啊。所以母亲强烈要求入党，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与父亲看齐，比肩。因此母亲工作很投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母亲从小胃就不太好，身子弱，常年吃柴胡舒肝丸之类的中成药，印象中家里也经常自己煎药，一个小嘴的泥陶壶，用小火慢慢熬，屋里弥漫着淡淡的苦药味。但即使这样，母亲也一直坚持工作，忘我工作。在厂里负责工会和人事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很少请假，和领导同事关系和睦。因为表现突出，母亲成了党员积极分子，积极向组织靠拢，估计入党志愿书在父亲的指导下也不能少写。而且已经列入厂里的入党计划了——在一个百十人的厂里，到处是积极分子的年代，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可是，母亲最终没能实现入党的心愿，这变成了她一生永远的心病和遗憾。

#### (四)

大李子特别命苦。命苦是真的，说特别有点玄乎。你说又是嫁军人老公的，又是儿女双全还挺争气的，又是冲锋在前一心入党的，怎么能说是苦呢，怎么说也是先苦后甜、苦中有甜、甚至还乐在其中呢，说苦谁信哪。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母亲还真是个苦命儿。

刚才说到母亲算是孤儿，有点让人看不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咋还算是呢？这就是母亲命苦的地方。母亲身世挺特别，从小没有父亲，甚至一生都没有见过父亲。她的母

亲，也就是我的姥姥拉扯我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这一对儿女艰难度日，可谓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在山西农村孤儿寡母是让人看不起、挨白眼、受欺负的，不用说村里的人，即使是家族的哥嫂亲属们也不会给好脸色——仅因为丈夫不在，孤儿寡母。因此，兄妹俩从小就尝尽了人间冷暖，看够了他人的白眼。姥姥大户出身，虽身处困境，但自尊自立，是个坚强的女人，靠给人洗衣服、搞卫生、干零活，种几分玉米、土豆、地瓜，勉强糊口度日。尽管如此，姥姥也在母亲十几岁时，撒手人寰。母亲的哥哥因为从小受气，性格很内向，加之文革中受家庭连累打击，精神、身体状态不太好，一辈子没有成家，也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这样家庭这样精神状态的人哪，孤身一人长期投靠妹妹也就是我们的家里。因此，小时候母亲是和兄长相依为命成长起来的。

母亲始终认为自己没有父亲，一直以为父亲早死了（其实亲属们大都知道她的父亲还活着，就瞒着母亲一人）。母亲出生前父亲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偶尔回乡几天。那年正值小日本占领了山西，父亲躲避战乱，在母亲出生前就跨过黄河不知道跑哪去了，一直没有回来，多年没有音信——那时候兵荒马乱的，通信也确实很困难，反正就没影了，就以为死了，母亲档案也这么填的。你说母亲命苦不，没有父亲，母亲早亡，哥哥精神不好。父亲也一直以为母亲家庭清白，成份好，不会有啥政治问题，经得起调查和考验。哪成想啊，

文革后期，问题来了，母亲又有父亲了！从哪冒出来的呢？从信里，从海外的信里冒出来的。是母亲的父亲写的，母亲的继母写的。说他没死，战乱东跑西奔的，稀里糊涂、阴差阳错的就跟着企业，在解放前到台湾筹备建厂去了，结果想回来时大陆解放了回不来了，一住就是几十年，后来又跟着留学的几个儿子到美利坚探亲生活去了，这么多年才有机会通信就冒出来了。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准确点说是惊喜交加，但主要是惊。为啥是惊呢？因为母亲恨父亲，这也是知道父亲还活着才开始恨的，不知道时应该没有恨，也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母亲知道后就开始恨，一直恨，恨父亲把妻子孩子抛下不管，连个信也没有，害得母亲受尽了白眼和欺负，害得母亲拖着年幼的儿女艰苦度日，害得母亲望眼欲穿穷病离世，还恨父亲在母亲健在时就又娶亲生子快活生活。儿女受苦他却风流快活没心没肺，能不恨吗？肯定恨，这事搁谁身上也想不通，也得恨。要说有点喜的话，也绝不是因为终于有父亲了，父亲又活过来了，活了半辈子终于知道自己不是孤儿了，而是因为知道了这个活过来的父亲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也不是罪大恶极的坏蛋，而是一个普通的、有点才华的、曾经写过回忆录研究过世界语，甚至还斗胆把研究的成果寄给了当年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一个颇有风度的帅气老人，一个活了这么多年，老了老了才终于想起大陆还有一双儿女，心里有愧疚想表达出来的普通父亲。但不管是啥

情况，这封信终归是从海外来的——我也忘了这封信最初是从台湾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邮来的——但不管是哪来的，只要是海外来的，都是政治问题——那年代有海外关系还了得，只要是海外的就可能和国民党特务、和境外反动势力有联系，就挂上钩了。这不出大事了吗！为此，父亲和母亲都受到了调查。好在这时的共产党不像文革初期或者之前那个时期那样蛮横无情了，还是讲点事实摆点道理的，特别是考虑父亲是老革命现役军人，从来没欺骗过组织欺骗过党，一贯对党绝对忠诚老实，所以没受到组织处理军纪处理党纪处理。但父亲由此与晋升无缘，本来光明的前途嘎然而止。母亲虽然借父亲光，没受啥大影响，但入党的事就算了，彻底被这封信和外调给搅黄了。由此，党员积极分子变成了母亲永远的政治身份。

母亲中年丧夫，40几岁就失去了丈夫。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病重的那些年，母亲经常哭。为啥哭呢？感情深哪，舍不得啊，和父亲恩恩爱爱、和和睦睦了半辈子，辛辛苦苦养育儿女，现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就快要熬出头了，就要开花摘果子了，可人却快不行了，多大的打击呀，怎么能不难过伤心欲绝呢？还担心，特别担忧。自己没有正式工作，生活没有保证，儿女小没着落，这不完了吗，以后可咋办哪？对父亲一旦过世后的艰难日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那时生活普遍艰难，挣点钱都填肚子里了，不愁吃穿是那个年代生活

富足的基本标志，没有几家有余钱。母亲心里有阴影，儿时孤儿寡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惨日子留下的痛苦记忆怎么能忘记呢？感叹自己怎么也和母亲有一样的命运呢？父亲长年住院治疗，病情不可逆，康复的概率微乎其微，活不了几年是可预期的。所以母亲总掉眼泪。母亲一哭，我们兄妹也觉得特别可怜，难过，担心，害怕，也跟着流泪。母亲掉眼泪时，大家都会劝她，但咋劝也止不住眼泪，叔叔阿姨们同情可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时像父亲这样英年病重、早逝的很少，或者罕见。身旁的叔叔阿姨们都正值壮年，没有几个像我父亲这样身体状况的。因此我们家的情况挺特殊，挺让人同情，甚至可怜。这以后这一大家子可咋过咋活呀？他们这么想，我们也这么想，大家想一块去了。

#### (五)

大李子乐于助人。母亲口碑好是出了名的，认识母亲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可以说在我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赞美的话，佩服的语言，不管在大院里，亲属中，朋友间，还是晚年在妹子家住时的邻居里。因此，在我们家，知名度最高的不是资历最深的父亲，长的最好看的妹子，经济实力最强的朴实大哥，肯钻研干实事的老实二哥，脾气最大的我，而是一辈子没干过几年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的母亲。

那年头织毛衣呀，人人织，天天织，变着花样的织。不是愿意织，是没有办法呀，家里人口多呀，没有穿的呀，没

有富余的钱买呀，也没有那么丰富的衣服卖呀。所以，价廉实用的毛衣们粉墨登场。于是织毛衣就成了普遍的家庭劳动，妇女们的经常性工作。母亲不一定是织毛衣的高手，但应该比一般人强。我合计就是学的快，多会几种花样。但不管母亲织的咋样，反正到我家来找母亲帮忙的多，总有阿姨媳妇的找母亲学花样。但找母亲的人多，主要还不是母亲的技术有多高，而是母亲肯帮忙、易相处，没说道、热心肠，也就是乐于助人吧。母亲教就教吧，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就没有吧，不会一般师傅藏一手留一手就不会吧，更主要的是她还经常帮别人织毛衣。这个就超出一般传授技术的范畴了，就不太容易做到了。教别人，是传授技艺，虽然也费时费力，但不用占用太长时间，一般来说能承受了，而且还有一种成就感。但帮人织就不同了。那时家里活多呀，孩子多呀，生火做饭洗衣服等等全部都是手工，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现代化机器设备呀，啥活都得自己动手干，所以占用的时间就长，耗费的功夫就多，就显得时间特别紧特别累，从早忙到晚，根本闲不着。家里活还忙不过来呢，家里一大家子人还穿不上呢，还无偿帮人干活，这就不是光有热心这么简单了。你想呀，一针一线织一个毛衣那得多长时间多累人呀，时间哪来呀？只能是加班，挤时间，晚上干完家里活织，深更半夜织，还得没有怨言心甘情愿织。记得那些年就没看到母亲闲着，织毛衣就算是闲着了。所以，这就是境界了，甚至我觉

得还跟高尚沾点边，没准还和雷锋精神有一拚呢。母亲能做到这一点，我特别佩服，很多人佩服，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反正我做不到。

母亲不仅是义务劳动，无私奉献，还当过干部、做过为人民服务工作呢——曾经当了十年的大院居委会主任。那年父亲去世不久，大院管家属的领导找到了母亲，大概是说母亲人缘好、肯付出，没说道、有威信，大家伙信着了，组织上也觉得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希望母亲把这个担子挑起来。盛情之下，母亲就干上了，一干就是十年。至于后来为啥不干了不太清楚，因为没听说居委会主任有年龄限制，估计应该是年龄大了吧。但那十年母亲挺忙乎，没闲着，更确立并巩固了在大院人们心中的份量。那时正值八九十年代，大院人多事也多，可是事多人少，居委会就母亲一个人，所以特别忙，更别说工作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孩子们，工作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是相当的大呀。抓计划生育，经常到家里做思想工作，工作不好做呀，得多次反复的去做才能做通，才能配合单位组织的工作。家庭和邻里矛盾也管，经常有家属们哭哭啼啼的到家来诉苦，声泪俱下的，特别可怜和愤怒。母亲就得到家里去，来回劝说，往合里劝，往好了过，都少说两句，让着点。那时离婚的少，普遍的观念是离婚不是啥光彩的事，还有点见不得人做了啥坏事的感觉呢。所以一般都劝合，咋过不下去也得凑

合着过。不容易呀，凡是告到母亲这的，都是亲友们实在整不了了，不借助组织的力量解决不了了。家丑还不可外扬呢，一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闹到外面、闹到组织单位的。但确实也有个别的，闹上瘾了，脸也不要了，越告越来劲，越劝越不听，好像故意给母亲出难题似的。所以母亲是这些家庭的希望，是弱者的保护神，还是这些有理的没理的人们的出气筒。母亲在这些家庭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能也因此收获了大家信任的回报吧。至今，那些经常有家庭矛盾来家里哭诉的，母亲苦口婆心做工作的叔叔阿姨们的形象还有挺深的印象，好像那时这样的事特别多，一有事就找居委会，就找母亲，找大李子。因此母亲成了大院最忙的人，大人小孩都知道居委会有个李主任，叫大李子，大李姨。

大家对母亲好那时我就知道，但院里人对母亲有比较高的评价还是后来才了解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有点老太太面相的中年男人突然说我认识你，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母亲你哥哥你妹妹，了解你家的很多情况，一下把我说楞了。他说你母亲是李主任大李姨吧，让我非常诧异。离开大院二十多年了，大院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非常模糊了，已经很少有人能对母亲、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这样熟悉了。他说我当年是警卫排长，你母亲那时总找我们帮忙，所以和你母亲很熟悉。说你家我总去，很少见到你母亲这样让人感到亲切温暖的人，不光是我，我们排的战士们，院里的大人小孩们，没



有不说你母亲好的。这个朋友离开部队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还能一下子认出我，说出这么多亲切的往事，让我很是意外，也特别有感触，更增加了对母亲的了解。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正好桌上有几个一个院长大的同龄人，席间谈起了很多大院的往事，不约而同地谈起了母亲，都对母亲——他们叫大李姨——赞不绝口。其中一个平时就挺能白话的朋友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称谓让我很感意外，并热血沸腾。他说“你母亲、我们的大李姨，不光是你的母亲，更是我们大院孩子共同的母亲！”我想，不管这个赞美、这个称谓有没有有多少夸张的成分，溢美的因素，但我觉得是对母亲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告慰。

有一年，我正好在石家庄军校进修——这所军校也是父亲曾经学习的地方——这么说来，我和父亲也是校友了！而军校坐落的地方，就是父亲母亲相识相爱结婚的地方，就顺便带母亲回了趟父亲河北沧州青县的老家，看看健在的老人和亲属们。虽然那年父亲已经过世二十多年了，离父亲从军后唯一一次带领全家回老家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亲属们对母亲又是轮番宴请、倾巢出动，又是赠送礼物、争相合影，能做的都做了。我当时觉得有些意外和感动，觉得多少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因为毕竟时间久远了，再说母亲还是隔着一层关系呢。我觉得如果他们这样热情的对父亲是正常的，因为父亲虽然职务不高，但却是当地走出的参加革命最早、职

务最高的老八路，是当地的骄傲，更是亲属们的自豪。转而又想，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亲属们这样热情接待母亲，一定有这样做的道理和理由。我细一琢磨，才有所感悟。觉得这不光体现了对父亲的尊重、热爱，对母亲的尊敬，更是表达了前些年、特别是文革困难时期，母亲对求助的很多都是从未谋面的亲属们，没有拒之门外，而是热情的接待他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了亲属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的一种感恩和回报。除此之外，这其中也可能有他们对母亲一生忠诚于父亲的敬佩的朴素表达。父亲过世时，母亲只有45岁，正是绽放生命的美好年华。但母亲没有听从我们兄妹、父亲的老战友和大院的好朋友好邻居们的劝解，也没有接受几个各方面都挺不错的老同志的共同生活的意愿或者追求，毅然选择了一个人走完余下的人生旅程。20多年，一个不短的岁月，陪伴母亲的是十年居委会的繁忙时光，是偶尔与儿女们的穿梭相聚，是一段时光与家人的短暂相伴，但更长久的，是落日余晖、漫漫长夜中对父亲的温暖而孤独的回忆！

我很庆幸那年带母亲回父亲的老家，因为第三年母亲就过世了。我想母亲心里一定也是欣慰的。这一次省亲，给了母亲和老家的亲属们一次互相表达亲情的机会，也算是替父亲和亲人们团聚了一回，还了一回愿吧。当母亲生命垂危时，老家的亲属们放下工作和生计，一个不落地不远千里来看望

送别母亲，再一次表达了对母亲也是对父亲的敬重和爱戴；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同父异母弟弟妹妹，也不远万里来到辽西小城，代表一生未曾谋面的过世的父母和几个哥嫂亲属们，表达对唯一姐姐最后的亲情与慰藉；还有曾经的邻居、同事、朋友们，大院的孩子们，也纷纷前来探望，表达他们对这个总是谦逊婉约、亲切体贴，让人相处不够、离去不舍的大李子、大李姨的最后情意。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守寡二十多年的老人，能有这么多人念她的好，有这么高的评价，母亲应该可以告慰天堂告慰父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早就实现了入党的愿望，早就跟上了父亲的脚步，甚至可以和父亲并肩前行了！

这，就是大李子，我的母亲。

2017. 8. 25



母亲，李莉荣（李丽荣），山西平定人，汉族，1937年8月24日（农历）生，2007年4月21日故。先后在石家庄纺织厂、沈阳市模型厂、阜新市军分区家属工厂、阜新市太平区钢锹厂、阜新市军分区居民委员会工作。